

NEI MENG GU REN MIN CHU BAN SHE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我一次

再爱

曾欣 著

我用真心，换你的真情。

再爱我一次

曾欣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呼和浩特市·200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爱我一次/曾欣著. — 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0. 3

ISBN 7-204-05073-8

I. 再… II. 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3536 号

再爱我一次

曾欣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民族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 字数: 110 千

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 册

ISBN 7-204-05073-8/1·919 定价: 8.80 元

再  我 一 次

楔 子

冷飕飕的寒风夹杂着绵绵细雨吹拂在冰凉的石碑上，仿佛有无尽的阴霾笼罩在雨中停立的母女二人。

“妈，下雨了，我们走吧！”易晓梅揪紧黑色大风衣来抵御阵阵袭人的寒意，一手搁在母亲的肩头，尝试安抚遭逢丧偶之痛的母亲。失去了爹地，她心里也不好受，但，在这凄雨之中，总要有个人是坚强理智的。

“本来……这车祸可以避免的，可是，为了救我……”

“妈，不要再想，你还有我呀！”易晓梅听母亲的哭声，胸口一恸，眼泪就要滑下面颊，怕母亲见到更伤心，她连忙拭去泪水。“我可以照顾你。”

易母仰起雾蒙蒙的双眼，望见女儿眼中坚毅的神采，散发真挚和决心，似乎做了抉择。

“我准备休学了，与其在大学混文凭，不如到社会上磨炼自己。”易晓梅环搂住母亲。

曾几何时，依偎在她怀中的小女孩已经长得比她还高，充满理想和抱负。想到女儿的成长，又想到丈夫的骤

再 我 次

逝，易母再度抑不住地哽咽低泣。

“妈，别哭了。你放心，以后一切有我，我已经跟一家唱片公司签下了合约，成为基本歌星，未来我可以养活自己，还可以负担家计。”她绝不会让易家沦落到变卖家产的地步。

易母注视神采奕的女儿，犹如看见自己丈夫的影子在女儿身上燃起生命的火光，她感动得热泪盈眶，轻轻颌首。

“好，就让我们一起努力。”易晓梅反握住母亲温暖又柔弱的双手，这一次她要代替父亲保护母亲，她心里暗暗发誓。

再 我一次

1

春天的早晨，天气十分晴朗。

易晓梅将纯白色的 BMW 停在中正机场的停车场上，优雅地走下车，并抬手扶扶挺秀鼻梁上的墨镜，透过镜框上缘仰视天际。天空是一片纯净的湛蓝，绚丽的阳光像撒开了金色的网，罩住了远山围绕的机场。

她低头瞟了眼手表，心想飞机该降落了。匆匆走进机场大厅，却不料听见播音筒正宣布飞机延误的消息，她不由得低咒一声，难得躲开记者媒体的追击和工作的包袱，特地抽空来接机，她准时地到，而飞机却摆乌龙？！真是太不给她面子了。

算了，飞机都已经迟到，总不能把机场拆了来泄愤吧！无奈地，她转身往机场餐厅走去，找个僻静的位置坐下。

在向服务生要了一杯热咖啡后，她从怀中掏出一封黄色牛皮纸函，倒出内容物件，里面除了一张照片和一封文情并茂的自荐信，还有一张征婚剪报。

再 我一次

这是今天来征婚的唯一一封，也是最后的人选了，这可不是为她自己，而是想替母亲寻找生命中的第二春。

因为自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一直无法忘怀父亲，有时她在夜里会听见母亲低泣的声音，听了她也不禁悲从中来，为了让母亲能从父亲死亡的阴影中走出，也不愿意母亲守寡一辈子，她开始暗中计划征婚联谊的事宜。

这种事可不能让母亲知道，否则一定会被严厉的拒绝，因此，她只能不着痕迹的安排，像这回鼓励母亲跟团出门去旅游，她甚至要求旅行团把母亲安排到男性较多的那一组。只是就不知道结果会不会如她预料发生恋情。而趁着母亲出门这段期间，她一刻也没休息，着手进行登报征婚。

这封征婚函是今天刚寄达，她用食指挪开眼镜，拿起照片观看——

何伟良，四十七岁，结过两次婚，育有一子一女……

照片上的中年男子只有半身照片，看不出身高体重，但从那双精利明亮的黑眸以及冷硬的抿唇，大略让人感觉他是个严肃冷静的男子。

可是，光从外表是看不准的，还是要见了面才知道。像她今天一袭轻便的牛仔外套、T恤、牛仔裤，配上一张胭脂未施的脸，任谁也不会相信她是红透半边天的大明

再 我心

星。她也相信以她今日简朴的穿著，就如同时下所有年青人的打扮一样，应该不会引起大众对她的注意才是。

可是，她轻忽了专揭人隐私，钻营小道的新闻记者的功力了。

正当她悠闲地欣赏那封文情并茂的自传时，一道捕捉到猎物的目光朝她射来，她还兀自沉浸在自己思绪中，没有察觉异样。

“你好，纪梅小姐。”一个背着相机的秃头男子站在她面前，狡猾的眼神像是奸诈的老狐狸。“真没想到会在这碰到你。”

纪梅是她的艺名，纪念母亲的名字“易心梅”的“梅”字，而这清雅的梅也是父亲最钟爱的植物。

“你好。”她低啜一口咖啡，边将墨镜戴正，敷衍地道

“能接受我的访问吗？”这位娱乐记者也不管她是否会拒绝，径自坐下。

真是没礼貌。晓梅内心鄙夷地冷笑，外表却堆出职业化的笑容。毕竟在演艺圈打滚，这些无孔不入，乱挖人隐私的花边新闻记者还是少得罪为妙。

“纪梅小姐你是来接机的吗？”娱乐记者若有所指地瞄了眼那张照片。“是接这位先生吗？”这可真是大新闻，青春玉女纪梅与神秘情人在机场幽会。

再 我一次

她知道他误会了，迅速地将照片及应征函放回信封里，她抬起头，用冷漠的面孔正色地道：“你猜错了！别把这错误的猜想当作杂志刊登的丑闻。”

那记者看见她那副严肃的表情，不禁怔了一怔。跟着，又露出挖新闻那张垂涎的伪笑。“对不起！那么可否透露一下，你是来这做什么？”

“等人。”她优雅地举杯浅尝。

“谁？不会是秘密情人？”这可是花边新闻的好题材，记者摩拳擦掌，准备好好多挖些内幕消息。“纪梅小姐——”

“抱歉，你猜错了，我是来接我妈的。”晓梅不悦地抛下大钞，头也不回地走，留下那名记者一脸错愕。



窗外是一片蔚蓝，一簇又一簇灰白色的云雾，从窗边擦边。

她把目光往下望，透过层密的烟雾，她看见灰色的沙丘似山峦，绿色的阡陌和丝带般的河流，还有那灰白的水泥丛林，这一切像小学生观看自己用黏土制作的地形图一样，很新奇，很有趣，但她内心却没半点欢愉。

她拉好布幔，吁了口气，斜着身子倚在柔软舒适的椅

再 我 次

背上。看看腕表，知道还有十五分钟飞机就会降落机场了，只是不知道此次回去，女儿又不晓得会搞出什么花样来。

晓梅在念大学时，以优美的嗓音进入歌坛后，便休了学，后来成为影视歌三栖的明星。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，晓梅向来很懂得替自己前途打算，只不过忙碌起来时，有时一年见不到三次面，这就是她的女儿，一个十足的工作狂。

为了弥补没能好好陪她的歉疚，晓梅安排了一连串旅游世界的行程让她出门散心，以物质和金钱为她排解寂寞。天知道，她什么都不要，她只希望女儿能回家吃个晚饭。

“妈！”

一走出出境室就听见女儿的呼唤，看见她热情洋溢的在朝她挥手。刹时，一阵暖流流过心房，催促着她加快脚步迎上前。

晓梅立刻给母亲一个热切的拥抱。“妈，玩得开不开心？”她打量母亲，想发掘出一些恋爱中的征兆，可惜母亲敛了敛眉，露出意态阑珊的疲态。

“一个人孤伶伶的，到那都是一样。”易母若有所思的望着晓梅，渴望的眼神中传达一个老人内心的寂寞，希望

再 我心

晓梅能明白。

晓梅闻言，误以为母亲话中涵意是希望有老来伴，感到窃喜不已。

“放心，这次你不会再是一个人了。”她神秘兮兮地在母亲耳边低语，拎着母亲的行李先行出机场。

易母惊喜不已，连忙追上探问：“你说真的？”

“当然。”晓梅眉开眼笑，内心开始盘算一连串的计划，人选就是这位叫“何传良”的中年男子，不管成与不成，试试再说。

送母亲回家后，易晓梅立刻行动打电话找“何先生”。

“喂！请问何先生在吗？我是登报征婚的易小姐。”在报纸上她是用真姓名，怕艺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，虽然世间同名同姓的不少，但总是小心点好。而且这是秘密的计划怎能让母亲知道，虽然母亲很少看报纸，但她得预设各种可能的突发状况。

“我是。”这是个低沉富磁性的嗓音，无形中散发着男性的魅力。

“我已经收到你的信，大致上还不错，不过，我想进一步了解，可不可以约个地方见面？”

再 我一次

“可以。哪里见，几点？”

易晓梅沉吟的想了一会儿，约在大庭广众的地方万一被人认出她来，又会像在机场一样招来不必要的揣测和流言。处在复杂的演艺圈，每天的绯闻几乎可以撰成数本小说，她不愿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供人茶余饭后的轻松小品，为工作制造话题作宣传是一回事，回复平凡人时，她希望做自己。

不能约在醒目的公共场所，更不可能约在家里见，那岂不是自打嘴巴！面对母亲的质疑也很难自圆其说。她一时片刻无法决定，而电话另一头则传来：

“不如约在我私人工作室吧！地址附在牛皮纸袋内，应该很容易找。”

趁着红灯，她忙不迭的从扔在后座的牛皮纸袋中掏了掏，念了电脑纸上的记载。

“没有名片吗？”

“什么名片？”她仔细的浏览整份资料，没注意到在随资料抽出时，滑落在座椅下的一张小卡片。

“可能是我漏了，我念一次好了。”于是他滔滔不绝说了一串又是巷，又是街弄的，听得她头昏脑胀。她本来就是路痴，而且台北市的交通一塞千里，又是左弯，又是单行道的一大堆限制，一个人开车走出迷阵已经是奇迹。

再 我 次

“算了，还是约在我工作的地方吧！”她决定约在她私人的音乐工作室，那地方向来很少人来打扰。

“好！两点。”听完她说的地点后，他挂下电话。

易晓梅则看着电话，唇角漾着得意的微笑，直到——

“叭！”以及一连串的咒骂声拉回她的思绪，她才注意到绿灯了。由后照镜发现后面的车已经大排长龙，她感到不好意思地朝镜子吐吐舌头，不期然地发现交通警察正朝她的车接近中。

她紧张地吞吞口水，想想一张罚单的连锁效应，她决定加油，溜之大吉。



在偌大的个人工作室里，办公桌椅后是大片落地窗，可远眺整个繁华的街景，隔壁一道玻璃镜后黑暗的小房间正是她抒发想像力的音乐世界。

这时，内线电话响起——

“纪小姐，有位何先生说与你约两点。”

“请他到会客室坐一下，我马上过去。”她看了眼手表，还有十分钟就两点，他还挺守时的。

凭他这种严以律己的个性，易晓梅给了他很高的评价，不过，接下来还得看他的为人和态度了，毕竟这关系

再 我 30 次

到母亲的终身大事，她得审慎考量。

她约略整理了仪容，走到会客室，透明玻璃窗内背对着她伫立的背影，西装笔挺，身材高大，肩很宽阔，正如照片上给人的感觉——严谨、一丝不苟的男人。

“何先生。”

当她走进会客室，唤回凝视落地窗外的男人侧脸时，她微愣了一下，他似乎和照片中的人有些不一样，他太年轻了。

“你好，易……你是影星纪梅。”他显然也感到错愕。

在他旋身那一刹那，璀璨的艳阳泄入落地窗，在他颇长的身躯后洒下点点白炽的光晕，刺目耀眼，让人无法逼视。

眼前真实的他比照片还要年轻，还要帅。微卷的短发整齐往后梳；浓黑的剑眉高高的扬着，透露不驯的傲气；坚挺的鼻梁和薄削的唇犹如画师的艺术杰作。

他有当演员的本钱，这是晓梅第一个直觉，如果说听他浑厚富磁性的嗓音给他六十分，现在可以加到八十分了。

虽然他长相还不错，但对于在演艺圈滚的晓梅见多了俊男美女，并不觉得他有何特别之处，只是觉得不解他怎么可能四十五岁？！

再 我心决

“请坐！”她优雅的坐在单人沙发里，做出一个请的手势。“你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样。”这是实话。

“易小姐也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你比荧幕上的纪梅还要明艳动人。”他笑了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

“你也不差。”晓梅堆起职业化虚应的笑容，听多了恭维的话，她已经没什么感觉，早就麻木了，不过，他笑起来真好看，自然而不造作。

哎呀呀！她想到那里去了？这个家伙是征来给母亲婚配的对象，可不是征来自个儿用。

她深吁了口气，缓和莫名的心悸。“我已经粗略看过你个人的基本资料。何伟良，四十五岁，离过二次婚，有两名小孩，男的是与第一任太太生的，女儿是第二任老婆的。”

“很正确，不过有一点错了。”他眼中闪过一抹黠光。“事实上，我叫何伟，是代父亲来应征的，刚才你一定吓了一跳。”

“还好。”不知为什么听到他不是母亲征婚的对象，她感到如释重负。“你父亲为什么不能来？”评分又得从零开始重新打起。

“不瞒你说，我是背着他计划替他找寻第三春。”他目光落入缥缈的空间中，“自从他离了两次婚后，他就不曾

再 我一次

谈感情的事，全心全意的父兼母职抚育我们兄妹两人长大，为了我们，他牺牲了太多。”声音顿了顿，“于是，我和秋丽——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两人商议，决定替父亲找第三春。”

“我记得资料上记载伯父第二次离婚是在十五年前，那应该是中壮年的黄金时代，他为什么不考虑年轻时结第三次婚。我无意涉及个人隐私，我只是很好奇，你不想回答也没关系。”

“这是因为第二次离婚给他的打击太大，他与我二妈是自由恋爱，他们的爱情可真是轰轰烈烈，爱的死去活来，他们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奉子成亲，只可惜悲剧收场。他们两人个性太像，起争执时谁也不让谁，最后二妈负气地扔下一纸离婚合约就走了。”他脸颊肌肉抽搐着，露出苦涩的笑容。

听起来好像哪部连续剧的内容，只是想到现实中真有其事，感到不可思议的易晓梅认真地聆听，对他父亲的好奇又多加深了一层。

“不介意我抽烟吧？”他迟疑地从上衣口袋拿出烟，希望藉着烟来平息内心的局促不安

“没关系。那第一次婚姻呢？”她深思的注视他，想看透隐藏在朦胧烟雾背后那个真正的他，他是在何种情况

再 我一次

下降世的？而他母亲又是怎样的女人？

何伟犹豫一下，讥诮的自嘲。

“我母亲和父亲是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按古礼来相亲而结合，而事实上他们没有任何感情，是连走在大街上也不会打招呼的陌生人。婚后更是愈演愈烈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，一天可说的话不到三句，直到我母亲遇上情人后，立刻不顾一切地收拾行李和对方走了。”说着，他低头捻息了烟。

“是私奔吧！”这在古早的社会可是惊世骇俗的高经叛道啊，更早以前可是要关猪笼放水流。

“是与不是已经没关系了。”

不知道怎样回事，在俊美的何伟灼灼目光凝视下，她居然感到手足无措。比他英俊，潇洒的男人她又不是没见过，为什么在他面前，她感觉自己像犯了错等待责罚的小孩，不敢乱动。

她咽了咽口水，连忙转开话题来消除紧绷的心情。“我跟你一样，我是替我母亲寻找生命的第二春，希望她后半辈子能有个依靠。”

“你不是在赚钱吗？”这回换他提出疑问，以她的知名度和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，收入应该还算不差，怎么会……